

千古一帝

秦始皇

读帝王之书
悟人生道理

帝王全传文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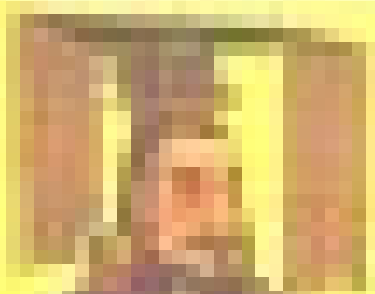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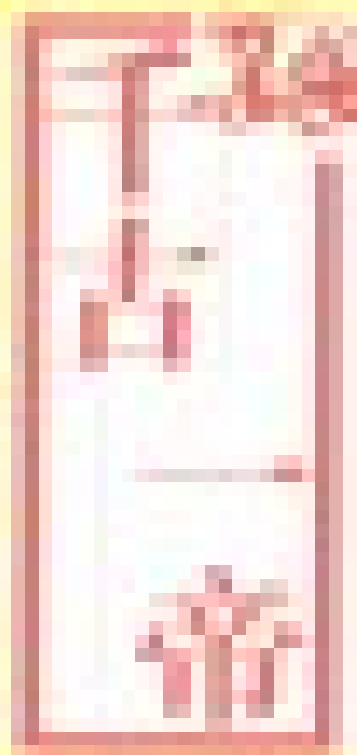
张家林 李国防◎主编

叱咤风云，
千古一帝

帝王
全传文丛



中国戏剧出版社



此碑風五，千古一帝



千古一帝

秦始皇

读帝王之书
悟人生道理

叱咤风云，
千古一帝

4827 帝王全传文丛

张笑林 李国防◎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帝王全传文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王全传/张家林主编.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6

ISBN 978 - 7 - 104 - 02618 - 1

I. 帝… II. 张… III. 帝王 - 列传 - 中国 - 古代 IV.
K827 =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6269 号

帝王全传

千古一帝 秦始皇

责任编辑:赵莹

责任出版:冯志强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100097

电话:58930221(发行部)

传真:58930242(发行部)

电子邮箱:fxb@xj.sina.net(发行部)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金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300

字数:5800 千

版次: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104 - 02618 - 1

定价:498.00 元(全 10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横空出世

一	1
二	3
三	8
四	11
五	16

第二章 少年君主

一	19
二	24
三	26
四	29
五	34
六	38
七	41
八	48
九	51
十	53
十一	56
十二	61

第三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一	65
二	69



三	71
四	76
五	80
六	85
七	89
八	93
九	96
十	99
十一	102

第四章 激战前夜

一	106
二	112
三	114
四	117
五	125
六	133

第五章 横扫天下

一	138
二	146
三	161
四	175
五	180
六	185
七	192
八	194
九	196
十	199
十一	203
十二	206



第六章 革故鼎新

一.....	209
二.....	214
三.....	219
四.....	232
五.....	235

第七章 穷兵黩武

一.....	251
二.....	254
三.....	261
四.....	266

第八章 求仙真相

一.....	271
二.....	276
三.....	278
四.....	283
五.....	289
六.....	293
七.....	295

第九章 大兴土木

一.....	299
二.....	311





第十章 焚书坑儒

一	319
二	322
三	324
四	326
五	329

第十一章 祖龙之死

一	336
二	341
三	346
四	352
五	358
六	378
七	389

第十二章 二世而亡

一	406
二	418
三	426
四	433
五	437
六	443
七	448
八	450
九	455
十	460
十一	462
十二	465

第一章 横空出世



千古



帝

秦始皇



苍茫大地，漫天琼瑶，一位背负历史行囊的影子老人踽踽独行。时日迁流，经年坎坷，已使影子老人须眉交白，多少不堪负重。然而他依然青春地脚踏红尘嚣世，沿黄河移行划步。

远方传来阵阵清脆的儿啼，这哭声流经影子老人的耳畔又荡漾于浩渺太空，与霏霏皑雪相融，天地一片静美。影子老人抚捋花白长须，仰天长叹，也许他感觉到了某种神灵的启迪。

凝思，长久地凝思，然后解下行囊，疾笔书道：“……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

这一年应该是公元前 259 年正月，春寒料峭的时节。

儿啼从一座普通的馆舍里发出，不用说，这是一个刚刚呱呱坠地小生命的呼唤。也许此刻正值上元时节，征战一年的赵国人阖家团聚，正享受父母、妻儿的抚爱；也许这普通的馆舍从不引人瞩目；更何况战争的魔影数百年间紧紧扭结着赵国百姓，先是 40 万赵军冤灵堆叠于长平那片黄土之下，接着又传来秦将王陵攻围邯郸的消息，有谁还会刻意关注这普通馆舍里一个小生命的命运呢？

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如果在寻常百姓人家，或许并无特别的含义，但偏偏生在显贵家庭，尤其是在异国他乡充做人质的秦王子嬴子楚之家，其滋味倒颇值咀嚼，因为在我们这个浓郁大男人至上的传统国度里，有了儿子，就等于有了生命的延续，有了兑现理想的希冀，有了通向未来的锁钥。起码说，它可以唤起理想之梦的热力与摆脱困境的信念。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刻，兴奋得足以让嬴子楚忘却所有烦恼。以前，他“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饱尝寄人篱下的白眼；如今他似乎可以堂堂正正地做男子汉，不必再相伴青灯排遣人生苦涩感伤，不必再从那些怀有敌意的赵国人眼

前丧犬般地走过。好像他落难悲苦的光阴即将流逝，一颗璀璨的星辰划破夜幕，绽放耀眼光彩。生命变得厚实，心灵糅进活力。

又传出一阵轻盈的啼声，惊扰了正憧憬未来的嬴子楚。我想他一定忍不住去瞥一眼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儿子。儿子确实可爱。圆润的脸蛋，炯炯有神的眼睛，特别是向外四溢着股股逼人的英气，与貌似平常的父亲截然迥异。

儿子的身边是母亲赵姬，一位才貌出众能歌善舞的艺妓。她看上去太富于水性杨花，一双撩人的双眸常使男人们驻足欣赏，甚或溢出一缕贪婪的淫光。但赵姬毕竟是温柔可爱的妻子，一句体贴入耳的娇嗔，一曲娓娓动人的弦歌，曾多少次使心灰意懒的秦王子从怅惘的泥潭中拔出，又扬起自信的片帆。

温柔的女人再加上可爱的儿子，落难王子那茕茕孑立的生活顿时五彩斑斓。这时，如果他再想起那位经常到这里走动的濮阳大商贾吕不韦，会打心里升起一股奔放的热流。真该特别感谢吕不韦呀，是他允诺要竭力帮助嬴子楚摆脱目前的困境，当然还有那个远在千里之外秦国国君的宝座。

难道说，历代历朝君主的龙种都是真的吗？

也许他会傻笑起来。

初降人世的儿子再次发声啼哭，他第一次睁眼，就对怀抱自己的父亲镗下问号。为什么这个男人不关心饥肠辘辘的他而一个劲儿地傻笑呢？

是的，新生的儿子应该起个名。公子嬴子楚虽出身于显贵家族，但遗憾的是，他却是一位文盲和半文盲。用他自己的话说：“少弃捐外，尝无师傅教学”，其实谁敢保证这话一定真实呢？因为就在两年后返回秦国，当安国君命令他读书学业时，他竟说出“不习于诵”的话。

既然父亲胸无丝毫点墨，秦始皇的本名也就无法和后来的才子们那些雅致的名号相比，就像农夫野汉给他们下辈起名，简略平直，俗不可耐。儿子是正月里出生的，那就叫“政”吧，至于姓，他本应该姓嬴——那是当年舜帝赐封的姓，高贵而典雅。然而或许是身处异域，为谄媚赵国的缘故，所以嬴姓改称赵姓。好在嬴、赵两氏有过同宗共祖的血亲，无损先祖烈宗的体面。再至于后来大史家班彪口口声声“吕政”，则纯粹处于一时的泄忿，嘲弄、揶揄自不待言。

现在，公子嬴子楚可以轻松地惬意地透过窗棂去观望外面的冰雪世界。银装素裹的离宫别苑，被积雪压弯的枝头依然吐露的腊梅花，袅袅炊烟和步履匆匆的人流，邯郸是那样的恬静与清寂，清寂得使嬴子楚不由地又思念起咸阳，思念起先祖、父辈乃至社稷，可是真沉醉于中，他又会淡隐出一种失落孤寂的感觉，戚戚然几于泪飞作雨。

更显出超人的本领。
嬴子楚看了，不沉溺在御众的事上，
数千人的宴会，处理得井井有条，



二

在大风雪笼罩的北门正街上，一辆单马拖着的安车，顶着风艰难的前行。拖车的是一匹老瘦的五花马，浑身冒着热汗，偶尔仰首长嘶，吐出一团团白气。

驾车的是一个不到三十岁的精壮汉子，身穿一件黑色老羊皮袍，头脸都紧密包着，只露出一对眼睛，他不断挥动鞭子，大声吆喝着马，颇有驾着骑马高车的驾势。

窄小的车厢里，端坐着这位在赵国当人质的秦国王孙嬴子楚，他虽然今年只有二十出头，但英俊的脸上却布满了饱经风尘的人才有的那股厌倦和憔悴，他正陷入了沉思。

他在想着今晚赴宴，却送不起贵重礼物，会被各国同样在赵国当质子的王孙公子所取笑。

今晚是赵国大富商吕不韦的生日，他广撒请帖，所请的客有包括了赵国所有政要、学者名流、富商巨绅，还有各国的外交使节。当然各国质子是外交使节中最主要最尊贵的客人。

表面上，各国在结盟时，为了表示剖心置腹，互派质子，地位非常尊荣。实际上，质子就是人质，国与国之间一旦翻脸，质子是首先遭殃的对象。何况是各国之间，翻脸和翻书一样，今天才歃血为盟，说不定明天就已兵临城下。

尤其赵国一向为抗秦联盟合纵之约的约长，他在这里作质子，等于是随时有把刀架在脖子上，两国有所风吹草动，首先用来开刀祭旗，或是收为阶下囚的，就是他这个质子。

在有些国家当质子情况并不坏，特别是强国为了示好怀柔，派在弱国的质子。弱国的国君要巴结他，将他待为上宾，全国上下臣民对他似乎也怀着感恩的心情，所到处，他遇到的都是一些友善热情的面孔。

秦国是强国，而且是现存燕、赵、韩、魏、齐、楚、秦七国中最强的国家，但由于近年来六国联合的结果，他每到一个国家，看到的都是充满悲愤的脸孔。很多人见他来，更是老远就躲开，连同样在赵当质子的其他国家的王孙公子，对他也都是内心疑惧，外表冷漠，如今赵秦数十万大军在长期对峙，战争随时一触即发，他这个质子更是难当。

他在这里没有朋友，虽然他是强国派来的质子。

另外，他比哪个在赵各国的质子都穷，就是别人不排斥他，他也无法参加他们之间的交际活动。

本来，各国国君对派在各地的质子，部分是为了要面子，部分是为了对他内心的歉意，在经济供应上是尽量优厚的，当质子的人可说都有花不完的钱。

但他不一样，第一，他是王孙，不是公子，他祖父秦昭王在位，父亲安国君只是太子，这中间隔了一层，他祖父根本想不起他这个人。第二，安国君的姬妾一大堆，儿女更是成群，他亲生母夏姬甚不得宠，经年都见不到安国君一面，所以他不但是庶出孽孙，而且是个不受喜爱的孽子，祖父和父亲心中压根就没有他这个人。

上轻下慢，连带主事的臣子也看不起他，应有的公费都一拖再拖，很少按时送到，更别说用来结交应酬的额外花费了。

因此，他在这里是孤单寂寞的，不但没有知己之交，连鱼肉朋友也没有一个。

吕不韦宏伟的巨宅，占了几乎半条东正街，庭院星罗棋布，亭台楼榭争奇斗巧，僮仆婢女有数百人之多。

在赢子楚车子抵达时，门前早已挤满了车马，人声沸腾，有如闹市，忙碌的人们进进出出，和周围的寒冷死寂相比，形成另一个世界。

整个大宅院到处张灯结彩，进门处更是搭了一座数丈高的大牌楼，显得气势雄伟。

赢子楚下了车，早有迎宾上来接待，得知是秦国王孙后，赶快带向大厅。

丝竹乐队吹弹出悠扬的迎宾曲，吕不韦也亲自到大厅门前迎接。吕不韦不断上下打量着赢子楚，眼中露出异彩，迎着吕不韦逼视的目光，赢子楚不自禁的想起身上的狐裘早已显得陈旧，忍不住低了低头。

他也打量了一下吕不韦。今天是他三十五岁的寿辰，但似乎是因保养得法，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白里透红的脸，带着几分俊秀，虽然留着三绺清发，但还看得出年轻时是个美男子。

他身穿一件白狐裘袍，头戴黑色貂皮暖帽，飘逸潇洒，有如玉树临风，与赢子楚想象中的大腹贾形象，一点都沾不上边，他不像商人，反而像一介儒生。

赢子楚要行礼拜寿，吕不韦连忙阻止，口里连声说道：

“小人贱辰，本不敢劳动世子，只是想藉此机会瞻仰一下世子玉颜，并欢聚一下，里面请！”

吕不韦将他引进一间精致小客厅，只见厅内设有八个席位，分成东西向，中间没有主位，这是吕不韦表示不敢僭越，因为这处小厅的客人包括赵国太子和其他六国质子，他只能在主人席位末位相陪。

小客厅和外面大客厅相连，不过要登阶而上，而将前面的锦绣帷幕一拉，则完全隔绝。

更显示出超人的本领。吕不韦不但有经商才能，在御众的事上，赢子楚看了，不沉暗暗在心中佩服，吕不韦处理得井井有条，数千人的宴会。



小厅布置精巧,周围都是各种姿态的玉石美女雕像,手中执着小儿手臂粗的蜡烛,将室内照亮得和白昼一样,四壁都嵌着多宝格,上面各色各样的珍奇珠宝,在烛光下晶莹夺目,闪闪发亮。

数千人的宴会,处理得井井有条,嬴子楚看了,不沉暗暗在心中佩服,吕不韦不但有经商才能,在御众的事上,更显出超人的本领。

吕不韦在门客的拥卫下,先到各设筵处,敬了一杯酒,接受了无数声恭贺欢呼,接着又到大厅内一一敬酒,接受寒暄道贺。这时他已饮下数十杯酒,可是脸色反而由红转青,一根由眉心直通额上发际、平时看不太出的青筋,此时微微凸起,不断跳动。

最后他独自回到小客厅,要两名俏丽婢女将帷幕拉上,厚厚的锦绣帷幕缓缓向中间相合,将外面的嘈杂和歌舞丝竹乐声全关在帷幕外。

嬴子楚和其他公子不自觉的视线都射向帷幕外,似乎有点可惜看不到大厅内的精彩节目。

“各位公子,”吕不韦笑着说道:“外面的粗俗音乐,庸脂俗粉,不配各位欣赏,为了表示对各位公子的敬意,不韦将把最好的呈献出来。”

果然,八个席位,分由十六名绝色美女侍候,斟酒布菜,剔刺去骨,莫不伺候周到,体贴入微。更难得的是,十六名美女高矮纤肥几乎完全相似,看得出是精挑细选,刻意选出来的。面目虽相异,但各有各的特色和个性美,审美观再强的人也难分出高低。

嬴子楚不时打量四周,目光总是被这些美女所吸引,厅内的匠心设计和那些奇珍异宝摆设,在这些美女的艳丽光辉映照下,全都显得黯然失色,银爵玉盘精致,更是微不足道了。

屏风后面的暗间里,传出轻柔的乐音,声音不大,但嬴子楚听得出乐器众多,是个大编制的乐队,而且奏的正是秦国宫廷用餐时的膳乐。

嬴子楚先是一惊,一介商人怎敢僭用官乐,这是抄家灭门之罪,但再一想,这是赵国而不是秦国,他不禁哑然失笑。

乐声停止,室内一片沉静,众人的视线都转向屏风口,过得片刻,两名俊妾抬着一张雕镂精致、碧玉桌面的几案出来。

众人在失望之余,一阵哄笑声起,目光全都转到吕不韦的身上,似乎都在问,这镶金嵌玉的沉香木几案,也许是价值不菲,但能算是你吕不韦最珍贵的宝藏?

据传说,吕不韦有次为了和一个齐国盐商斗富,五尺高、完美无缺、价值百万的珊瑚树,都像敲糖人一样,三下两下敲得粉碎,脸上连一点惜意都没有,这张几案会有什么奥妙?

接着,又有两名艳妾小心翼翼的抬出一张古琴,其中一人用衣袖擦拭原已光洁如镜的案面,然后再轻巧地放好。

众人中赵太子精通音律,也最识货,他又是坐在西席首位,看得也最为清楚,他忍不住大声惊呼:

“焦尾琴!”

在场都是王孙公子,当然都听过这个名字,也都恍然大悟,焦尾琴的确称得上是无价之宝。

相传,焦尾琴为周文王所制,有一天,他在一棵枝叶参天的古老梧桐树下弹琴,招来凤鸟停泊在此梧桐树上,而百鸟朝凤,也都围绕着梧桐鸣唱。虽然这种景象不到半个时辰,但余音在文王耳中却缭绕三日不去。不幸,第二天这棵梧桐就遭到雷击,文王命人选它的残干制成琴,而尾部还留有雷击的焦痕,所以名之为焦尾琴。

此琴在西周东迁时就已在战乱中失踪,想不到又在此处出现。

“的确,这项绝世珍宝当得吕先生宝藏之最了!”赵太子极口称赞,带头站起来到中央几案前,抚摸审视名琴。

其他人也跟着围上来观看,七嘴八舌批评赞赏和揣摩。

只有赢子楚坐在席位上不动。

吕不韦稍露惊诧的看了赢子楚一眼。赢子楚装着没看见,仍是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情。

各位公子在赞叹声中回到自己的席位以后,吕不韦轻描淡写地问赢子楚说:

“难道此琴就不值公子一观吗?”

“我的看法是这琴还谈不上是吕先生珍藏之最。”赢子楚笑着说。

“公子的理由呢?”

“琴的功用在于发出美妙的乐音,不然只是一段死木头而已,所以依在下的判断,吕先生最宝贵的应该是能使此琴发挥极致的人!”赢子楚徐徐说道。

吕不韦先是一怔,随即仰首放声大笑。

“高明!高明!不愧是上国公子!”

一位丽人在两名俏妾的扶持下,走出屏风,室内仿佛又突然一亮,众人的眼睛也跟着发亮起来。

她身材硕长,体态丰盈,却有着一束只能盈握的细腰。她脸上未施一点脂粉,肤色在灯光下却比玉还光润白皙。除了挺鼻、殷红小嘴外,最奇特美妙的是两道长眉直插入鬓,未经描尽,自然漆黑闪亮。

她丰满,却长着一副瓜子脸;她硕长,却步履轻盈得像猫一样;她神情严肃,但举手投足之间,却会勾起男人最基本的欲念。她发髻上只有一根玉簪,却比满头发饰更引人注目。

更显示出超人的本领。
不韦不但有经商才能,在御众的事上,
赢子楚看了不沉暗暗在心中佩服。吕
数千人的宴会,处理得井井有条。



然后，她在几案前坐下来，先是挑捻几下，调整了一下琴弦，就只这几声，精通音律的赵太子就不自觉地惊叹了一声：“好！”

接着她不急不缓的弹奏起来。抑扬起伏，琴声铿锵，将整个客厅笼罩在美妙的琴音中。

嬴子楚不懂音律，对音乐一向只是直觉欣赏。在秦国，王孙公子自小受的是法家教育，讲求的是如何治国旗天下以及穷研兵法，学习行军布阵，以备异日统兵作战。

秦国宗室没有特权，不立军功，就会在宗室簿上除籍，因此，音乐只是他们酒酣耳热助兴发泄的工具，连带乐工歌女和舞伎，莫不如此，听音乐的时候，他们耳中根本就没有音乐，更别说用音乐来调剂心灵了。

开始时，他看到燕世子喜正襟危坐，凝神而听，以及赵太子闭目击节，一副悠然神往的姿态，不禁有点好笑，但逐渐，玉姬那对在琴弦上轻挑慢捻或急促移动的手，吸引了他的注意。多白皙的手！柔软似若无骨，润滑晶莹美得找不出一丝瑕疵，但抚在琴弦上时，却是那样有力，每一个琴音似乎都扣动着他的心弦。

又逐渐，他不知不觉竟已沉醉在她的眼波之中。

虽然她灵活的眼睛似乎照亮到室中每一个人，但他发觉到，大半的时间，她的目光是停留在他身上的。眼中带着妩媚，也含着几许的笑意。

她在注意他的对琴音的反应，仿佛也发觉到他根本不懂音乐，她对他是另一种酒，他醉的是她本人，而不是琴声。

不错，她对他是种美酒，神奇的美酒，他看她弹琴，可以无所顾忌的直瞪着她看。此刻，他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男人，忘掉所有漂泊在各地的寂寞和苦闷，他是秦孝公的子孙，虽然不是嫡系，但他的血管里流有他的血液，秦孝公可以将秦国从一个边疆小国，变成天下舞台的主角，他为什么要一直为是庶出而自卑？

怎么说他的父亲安国君是太子，秦国国君的位置，对他来说，并不是完全不可及的！酒能使人做平时不敢做的，想清醒时不敢想的，而美女是男人最醇最烈的酒。

时时注意着他的那双妩媚大眼，突然闪起异样光彩，他自己也发觉到，他的精神振奋，外表也一定变得不再畏缩颓唐，而使他刮目相看。

就在他胡乱遐思中，琴声戛然而止，众人都击案喝采，只有他茫然未动。

吕不韦微笑的看着他，他才觉察到自己失态，随便鼓了几下掌。玉姬在此时开口说：

“秦公子也许对贱妾所奏靡靡之音听不入耳，现在我弹一段楚大夫屈原所作的《国殇》，这套曲和辞，据说在秦国很受欢迎，不知是否？”

玉姬人美，声音更美，莺啭似的声音听得嬴子楚失神，不知如何作答。

琴弹到此，琴弦忽断，歌唱完时，声也呜咽，玉姬忍不住以袖遮脸拭泪。

嬴子楚感动得满脸泪痕而不自觉。

世子喜则在一旁带点解围的口气说：

“按照赵国的风俗，歌者指明为某人献歌，受歌者理当给点采头，公子却连掌都未鼓一下。”

嬴子楚哦了一声，摸摸浑身上下，实在没有一样珍贵物品，给钱未免太俗气，唐突了这样的美人，最后他摸到腰带上的那块玉珮，这是他父亲安国君送给他生母夏姬初夜定情之物。在他首次出外当质子时，夏姬将这块玉珮郑重地为他挂在腰带上，叮嘱着说：

“儿子，历代秦国出外当质子的，不是被杀，就是长年滞留在外，很少能安全回到国内定居，假若你在外遇到适当中意的女子，就用作品礼好了。”

那年他只有十二岁，母亲言犹在耳，转眼间十多年过去，他却越来越不得意。

他茫然的取下那真玉珮向身后的侍妾示意，侍妾取来一只玉盘，盛着玉珮送给玉姬：

“这是秦公子赏的。”

玉姬来到他席前下跪，叩头道谢，嬴子楚连忙扶起，手触及到她的柔荑时，不禁全身都颤抖了一下。

其他公子也在一旁鼓掌哄笑凑趣，纷纷摸出珠宝要身旁侍妾拿到玉盘里。

玉姬一一叩谢，最后告辞入内。

接下去另有歌舞节目上场，吕不韦也一再劝酒，但歌者自歌，舞者自舞，嬴子楚全不知道场内在进行些什么。

他只不时将双手轮流放在鼻前深深地闻着，因为手指还留下玉姬的余香。

三

三个月来，嬴子楚都处于失魂落魄状态。

他耳畔始终萦绕着那晚的琴声，有事无事都是如此。

他眼前不断出现玉姬那双白皙春笋般的手，日间、夜间、梦中、清醒，只要他闭上眼睛，那双手就会在他面前摇动，还有那对明媚的大眼。

尤其是那眼神所流露出的神情，怜惜中带着鼓励，这是多年来他从未见过的。

明白他处境的各国君臣，看他的眼神是敌意中含着轻视；当质所在国的民众，

更显出超人的本领，
不韦不但有经商才能，
在御众的事上，
嬴子楚看了，不沉暗暗在
心中佩服，吕
教子人的宴会，
处理得井井有条。



只要知道他的身份，再和善的人，立即会在眼中喷火。

同为质子的各国公子王孙，表面对他奉承巴结，或是公开仇视，眼神中总掩盖不了他们心中的仇恨和讥刺。

只有一对眼睛曾带着这种怜惜混合着鼓励的神情注视过他，但那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那就是他的生母夏姬的眼睛，她在看他的时候，总是带着这种眼神。

但肯用这种神色看他的眼睛，他已有多年未见了，他也一直认为，今生不会有第二个人用这种眼神看他，却想不到它又出现了，而且是出现在一个绝世佳人的脸上。

他多希望这种眼神永远留在他身边，光耀着他，鼓励着他，在这股眼神的照射下，世界上没有他不能完成的事！

只是，他不知道她到底和吕不韦是什么关系。她只是一名歌伎，他却说是他最珍贵的宝藏！

假若他厚起脸皮向他要，他能割爱吗？

显然，吕不韦邀他与宴，对他比其他任何质子都好，这表示对他有所求。

事后燕世子在这段时间里也造访过他几次，他们年龄相当，意气相投，很快就结为好友。

他告诉他，外面传说，吕不韦特意拉拢他，是为了想开辟秦国这块处女市场，因为秦国一切大规模产销都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上，只要打通国君这一关，将来不但有做不完的生意，而且是可以垄断。

但他也苦笑着告诉燕世子，他这个王孙，在国君祖父和太子父亲眼中都没有一点地位，不帮忙说话还好，说了只有误事。要是生母得宠，也许可以在后宫帮吕不韦介绍点珠宝玉石生意，现在连这都做不到，其他更不必说了。

吕不韦目前也许不清楚他的处境，不过日后总会知道，他能开口要他最珍贵的“宝藏”吗？他有什么可以作偿？商人讲究将本求利，他付不出这笔代价。

他叹口气站了起来，环视室内陈旧的家具，简陋的摆设，再看看挂在墙上穿了多年的狐裘，有些地方都脱了毛。

同时他又提醒他，吕不韦想利用他，他何不将计就计，反过来利用吕不韦的财富和人际关系。

但吕不韦是好利用的吗？他时下连利用吕不韦的本钱都没有。也许吕不韦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三个多月没再找他。而他想去拜访，却又不敢。

他在室内来回踱着，一面摇头苦笑。不经意的看看窗外，才惊觉到已是草木盛绿的暮春时节了。

“赵升！”他对着门外喊，想要他进来加茶。